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續編(一一)

公是先生七經小傳

宋劉敞撰

讀四書叢說

元許謙撰

羣經音辨

宋賈昌朝撰

急就篇

漢史游撰

唐顏師古註

汗簡

漢史游撰

后周郭忠恕撰

上海書店

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四部叢刊續編經部

公是先生七經小傳

上中下三卷

上海濁芬樓景
印天祿琳瑯舊
藏宋刊本原書
版高二十三公分
寬十六公分

七經小傳卷上

書

師叔宅南交說者曰春與夏交非也冬
東交乎且春曰嵎夷曰暘谷秋曰宅西曰昧谷冬
曰朔方曰幽都此皆指地而言不當至於夏獨以
言也本蓋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寫脫兩字故
爾非真也春去宅嵎夷秋去宅西推秋之西而知
嵎夷爲東也夏去宅南冬去宅朔方推夏之南而
知朔方爲北也此蓋堯舜時四境所至四岳所統

也故舉以言爾

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輯五瑞者收諸侯圭瑞
還之王府旣月乃日者旣正月之明日謂二月朔耳
輯五瑞必俟旣月之明日頒之諸侯者以新曆數也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如者
同也五器者吉凶禮樂及戎器同之一制度也卒
乃復者巡守事畢王乃還都也

五載一巡守者唐虞氏分天下五服其在畿內甸服
之君則皆執事之人也朝夕見焉故不特修朝覲
之禮至於侯服當朝一年綏服當朝二年要服當

朝三年荒服當朝四年則天下諸侯畢皆一朝一朝則天子巡守故五載一巡守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益稷之末又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然則舜典之末衍一簡也何以知之邪方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讓者惟夔龍爲否則亦已矣又自贊其能夔必不爲也且夔於爾時始見命典樂不應遂已有百獸率舞之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九共九篇共當作丘古文丘作皿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爲共耳九丘者即所謂八索九丘按小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及橐飫然

則汨作之篇言所以釐下土興工致治之道尔九
丘者乃所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者也九州殊土
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擾之故為九篇篇言
一州也舜肇十有二州而今但九者幽并之俗與
冀州類營州之俗與青州類但疆土廣大故分之
耳至於人物自如舊也孔安國為隸古定書不知
丘字誤為共遂肆臆說云述職方以除九丘案職
方氏之書一官所守耳周禮出於周公仲尼未嘗
刪述而云除九丘乎又今職方氏所掌但其地名
山川大較豈與方設居方別生分類比乎此云九
共當為九丘必也禹貢雖載九州之地形乃是治

水之書亦無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事則禹貢所
言者形質也九丘所言者情性也惜哉此書之亡
不及見有虞氏之明德也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
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此言帝賞罰之審且速也故能爲天下君
臯陶謨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此說性善
也行有九德者言人之性固有九德也寬柔愿亂
擾直簡剛彊是也亦言其人有德者言性雖有德
猶待其人之有德乃成德也栗立恭敬毅溫廉塞
義是也愿而恭恭與愿一物爾愿者益恭非德性

相濟者也恭當作茶字誤也茶者舒也愿慇過者
患在不茶故以茶濟愿也簡而廉簡者簡易也簡
易之人失在無廉隅故濟以廉所謂居敬也彰厥
有常吉哉吉猶士也所謂吉士也於九德之中能
一德有常則可謂士矣三德可以爲鄉大夫六德
可以爲諸侯九德咸事可以王天下然則有常所
謂有恒三德所謂善人六德所謂君子九德所謂
聖人惟聖人惟能王天下君子可以爲諸侯善人
可以爲卿大夫有恒者可以爲士以孔子之徒論
之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輶服周之
冕此王天下之任聖人之德也又曰雍也可使南面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材此君一國之任君子之德也又曰由也子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外堂未入於室此卿大夫之任善人之德也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此吉士之任也有恒之德也物之性未有能兼剛柔者也謂聖人備九德然則聖人之性剛且柔乎曰聖人神矣其性無所不備無所不備者或不可得而聞矣不可得而聞則所聞者常聞其接於事爲之迹爾臯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九德之二也極此言之意故當曰事親以柔行己以愿臨事以亂任賢以擾秉德以直斷謀以剛敷政以

彊此所謂大備之人也

益稷曰禹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
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說者謂禹治水州用三
萬人非也師猶長爾一州十二師以商周之制推之
則連率卒正之類也以五長稽之則五國有長而
十長有師乎長所以長也師所以師也十長之師
凡五十國一州十二師則六百國也州六百國計
十二州則七千二百國也十二州之外薄于四海
又有五長是以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也

笙鏞以閒鳥獸蹠蹠何謂也曰古者制樂皆有所法

也或法於鳥或法於獸其聲清揚而短聞者皆法之鳥也其聲宏濁而遠聞者皆法之獸也則此言笙鏞之器各得其法而盡其聲則鳥獸踴躍然也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何謂也曰聖王功成而作樂樂行而物遂則此言四海之內血氣之類莫不逸豫而自得也人樂極則舞獸不能舞推其樂極則亦宜舞也故謂之率舞也擊石拊石何也曰凡樂厚聲石此言所擊者與所拊者皆厚以和皆泊以恬則能以感人者也

禹貢青州萊夷作牧厥篚厭絲徐州淮夷蠻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子謂三篚

皆三夷之貢也故序於三夷下織讀如士不衣織之織染貝爲織島夷所服蓋如厚繒貝者木名耳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凡唐虞九州州方千里適三千里矣要荒則在九州之外三百里夷者稍以夷禮通之若春秋杞鄫葛莒也三百里蠻者亦言雜以蠻俗待之若春秋楚越也二百里蔡者蔡讀如蔡蔡叔之蔡二百里流流讀如流共工之流輕罪則蔡於要服重罪則流于荒服所謂投之四裔屏之遠方者也此則五宅三居之二矣然則其一在綏服九州之內也凡夷性近於人蠻性遠於人故近者

稱夷遠者稱蠻也

嗣征曰火炎岷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厥渠魁脅從罔治言火炎則玉石俱焚吏逸則善惡并誅若此則是威烈甚於火矣故不欲如火但殲厥渠魁而已所以分別玉石

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桀自陑陑者桀恃嶮也桀之者言其易也著此者言桀雖據險亦不能拒湯所謂地利不如人和孔氏注乃曰出其不意孫吳之師非湯與伊尹之義也

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元祀者太甲之元年也十有二月者

夏正十二月葬正月也舉元祀於上則明十二月者葬正月也不言正月而云十二月者於書未有言王者三統之辨使上下互相備也此先君以去年十二月夏之十一月崩故太甲以今年正月夏之十二月朝廟正君臣至三年十二月則二十六月喪畢而以冕服歸于毫矣若謂十二月亦葬之曆者古天子逾年改元一年不二君則元祀十二月乃太甲改元之後十二月也去先君崩一朞矣至三年十二月太甲乃歸于毫歸于毫之時凡居喪三十七月不得爲二十六月也欲就二十六月而言之則太甲以先君之末遂爲元年乃可爾而

非逾年改元一年不二君之義伊尹豈爲之哉
臣下不匡其刑墨墨者非刑名也謂其刑如墨也貪
以敗官爲墨今臣不匡君是貪位明矣故使坐貪
也傳曰昏墨賊殺阜陶之刑也

微子曰父師若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隣刻
猶害也言我舊常云紂欲害子今王子不出必見殺
王子見殺我乃墮滅矣所以然者三仁存則殷存三
仁亡則殷亡武王觀兵還師此其驗也均之不可云
而微子先遜于荒者微子以地逼見疑欲害與其見
殺而速亡不如避禍而緩死也然則三人亦何向何
背何去何處勢物之變微子以母兄宜避箕子以